

上市委“首秀” 五公司迎考

沪、深第一届上市委首次审议会议待审公司情况一览

公司名称	待审事项	拟募资金额	(拟)上市板块
晶科能源	再融资	100亿元	科创板
芯动联科	首发	10亿元	科创板
浙江华业	首发	6.72亿元	创业板
百洋医药	再融资	8.6亿元	创业板
耐普股份	首发	4.16亿元	创业板

沪、深交易所新组建的第一届上市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上市委”)和第一届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于近期公示委员名单。沪、深交易所官网显示,沪、深交易所上市委2023年第一次审议会议安排已经敲定,两市上市委将迎来“首秀”。根据安排,2月13日,沪、深第一届上市委将对5家公司的首发、再融资事项进行审议。其中包括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动联科”)等3家公司的首发事项以及晶科能源、百洋医药两股的再融资事项,其中晶科能源募资金额较高,为100亿元。



下周履新

沪、深第一届上市委即将于下周开始履新。

沪、深交易所官网显示,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委定于2月13日召开2023年第1次上市委审议会议,届时芯动联科等5家公司将成为第一届上市委首批审核的对象。

具体来看,深市将有浙江华业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业”)、湖南耐普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普股份”)两家公司的首发事项上会接受大考,同时会上还将审议百洋医药的可转债发行;沪市方面,将审议芯动联科的首发事项以及晶科能源的可转债募事项。

据了解,为提高沪、深两市发行上市审核工作质量,2022年12月,沪、深交易所决定组建第一届上市委和第一届并购重组委。对证券发行上市、重组、退市相关事项进行审核把关。

截至目前,沪、深两市新两委已组建完毕,于2月3日披露聘任公告。根据公告,沪、深

两市上市委成员数量均为27人。

2月13日,沪、深交易所将各有5名委员参与上市委2023年第1次审议会议。其中,上交所上市委派出王建春、龙子威、吴洪、赵志刚、谢文澜5名委员,深交所上市委则派出刘翼鹏、李文英、吴年文、胡丹、蔡琦梁5人参与。

细看上述10人履历,其中9人来自监管体系。资料显示,吴年文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刘翼鹏、李文英、龙子威、吴洪4人工作单位为地方证监局,王建春、赵志刚2人及胡丹、蔡琦梁2人分别来自于上交所、深交所;仅谢文澜一人不在监管体系内,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据了解,本届上市委与以往核准制下的发审委委员名单和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委委员名单的构成有着较大的不同,此次不再有来自行业协会、高校、买方机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方面的人员。人员数量上也有所精简,此前创业板、科创板第一届上市委人员数量分别为49人、38人。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上市委委员以具有证券监管经验的专职委员为主,对信息

披露等方面的审核要求把握更加准确,也避免了中介机构等人员与被审核方存在过多的连带关系,有利于更好发挥独立、专业履职的把关作用。

3家公司首发审核

在首发事项方面,闯关创业板的浙江华业、耐普股份以及闯关科创板的芯动联科成为两市新任上市委首批考核的对象。

从主营业务来看,芯动联科主营业务为高性能硅基MEMS惯性传感器的研发、测试与销售;浙江华业深耕于塑料机械配套件行业,主要从事塑料成型设备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耐普股份主要从事工业泵、移动应急供水排水装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

据统计,这3家公司中,芯动联科拟募资金额最高,为10亿元。耐普股份、浙江华业拟募金额分别为4.16亿元、6.72亿元。

从排队时间来看,浙江华业排队时间最长,公司创业板IPO于2022年5月30日获得受理,当年6月20日进入已问询阶段;耐普股份、

芯动联科排队时间较为接近,其中芯动联科创业板IPO获受理于2022年6月24日;耐普股份创业板IPO则于同年6月27日获得受理。

上海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娄霄云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组建的上市委与此前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委相比,在审核内容上变化不大,只是进一步明确了审核工作内容,以及对委员工作纪律与监督管理等事项作出更加全面、细化的规定。

晶科能源百亿募资待考

值得注意的是,上交所上市委的首次履职,还将审议一项大额再融资,募资方为晶科能源,募金额为100亿元。

上交所官网显示,晶科能源再融资事项于2022年10月28日获得受理,当年11月5日进入已问询阶段。

据了解,晶科能源本次募资为可转债募资,本次可转债预计募集资金量为不超过100亿元,拟用于年产11GW高效电池生产线项目、晶科光伏制造有限公司年产8GW高自动化光伏组件生产线项目、上饶市晶科光伏制

造有限公司新倍增一期8GW高自动化组件项目、二期20GW拉棒切方项目一阶段10GW工程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5个项目。晶科能源表示,本次募资主要用于扩大公司硅棒、电池片、组件等优质产品相应产能。

值得一提的是,晶科能源在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项目上拟投入的募金额较高,为30亿元。对此,在问询阶段,上交所要求公司结合本次募投项目非资本性支出情况,说明实质上用于补流的规模、相关比例是否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30%;并结合公司现有资金余额、资金用途和资金缺口,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必要性及规模合理性。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晶科能源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除了晶科能源外,2月13日,百洋医药发行可转债事项也将在上市委2023年第1次审议会议上迎来考核。深交所官网显示,百洋医药拟募资8.6亿元,用于百洋品牌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等3个项目。

北京商报记者 丁宁

第一大供应商实缴资本为0 中奥通宇IPO存疑

在实控人刘向锋的带领下,北京中奥通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奥通宇”)也要向A股主板市场发起冲击。不过,闯关A股背后,中奥通宇大供应商疑点重重,其中河南泰和鹿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鹿鸣”)等3家公司成立不久便跻身公司重要供应商,并且交易金额较高。从3家公司资质来看,出现实缴资本为0、参保人数极低的情况。此外,纵观中奥通宇大供应商名单,各报告期变动较大。

供应商成立首年即入围

报告期内,存在3家公司成立不久便成为中奥通宇大供应商的情况。

招股书显示,中奥通宇主要为银行、航空、保险、快消等行业的企业客户提供忠诚度管理服务,主要有积分商城、信用卡商城等业务,2019-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5.74亿元、5.5亿元、6.08亿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4545.41万元、6642.45万元、6108.5万元。

此番闯关A股,中奥通宇拟募资3.34亿元,投向运营服务体系升级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分别拟投入募资2.36亿元、9749.69万元。

闯关IPO过程中,中奥通宇也有不少疑点,公司多家大供应商较为“年轻”。

具体来看,泰和鹿鸣成立于2020年2月,而在成立当年,该公司就挤进了中奥通宇大供应商名单,系中奥通宇第四大供应商。进入2021年,中奥通宇与泰和鹿鸣的交易更为频繁,泰和鹿鸣一跃成为中奥通宇第一大供应商。

同样的情况还有常熟佳讯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讯通讯”)、常熟俊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驰通讯”)两家企业。资料显示,俊驰通讯、佳讯通讯分别成立于2019年1月、2019年2月,两家公司成立当年便共同成为中奥通宇第一大供应商。中奥通宇表示,佳讯通讯、俊驰通讯两家

公司注册地址相同,且与公司业务前期介绍人、合作开始时间、合作终止时间基本保持一致,两家公司合并披露采购额。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成立时间较短便成为IPO公司供应商的情况之前也出现过,这其中容易滋生利益输送的问题,也是监管层问询的重点。

实力存疑

从上述3家大供应商的工商资料来看,存在实缴资本为0或者参保人数较少的情况。

首先来看泰和鹿鸣,该公司实缴资本为0,参保人数10人,背后股东为谢浩楠、王文娟,两人分别持有公司60%、40%的股份。

主营业务方面,泰和鹿鸣主要从事供应链管理;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销售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化妆品、日用百货、珠宝首饰、建筑材料、家具等。

虽然成立时间短,公司规模较小,但中奥通宇向泰和鹿鸣的采购金额并不低,其中2020年、2021年的采购金额分别约为1896.81万元、5064.33万元,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4.76%、11.22%,采购内容为电子产品。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科技产业投资分会副会长兼战略投资智库执行主任布娜新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交易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供应商也应该有相应的实力,如果偏差太大,其中交易的合理性就存在疑问。

此外,佳讯通讯、俊驰通讯的参保人数则分别为0人、38人,背后股东也均是自然人,主要从事家具、家电、照相器材、电子产品、五金交电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维护销售等。

数据显示,2019年,中奥通宇向佳讯通讯、俊驰通讯采购金额也不小,分别约为1429.34万元、2325.08万元,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3.07%、4.99%,采购内容为电子产品。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中奥通宇

方面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对方并未回复。

变动较大

报告期内,中奥通宇前五大供应商名单变动较大。

2019年,中奥通宇前五大供应商分别为佳讯通讯及俊驰通讯、深圳市优友供应链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优友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北京华通安信科技有限公司、保定瀚朗商贸有限公司、北京中航智博科技有限公司。而进入2020年,除了保定瀚朗商贸有限公司外,剩余公司均消失在中奥通宇前五大供应商名单中,取而代之的是伊丽莎白雅顿(上海)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鑫露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泰和鹿鸣、北京实诺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中奥通宇前五大供应商中又出现了河南亿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万年皇阳贡米实业有限公司两家陌生企业。

经济学家宋清辉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IPO公司供应商变化较大是否还要根据企业所处行业来看,但如果出现大面积变更的情况,则可能会被监管层追问,企业采购端能否保持基本稳定需要说明。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刘向锋直接持有中奥通宇325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47%,为公司控股股东。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6月,中奥通宇股东董文强将持有的公司2.7%股权转让给了刘向锋,股权转让价格为2.3元/股,远低于公司2018年末的每股公允价值7.15元。

履历显示,刘向锋1974年4月出生,重庆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6年10月同刘向飞、刘菊芬共同创立中奥有限(中奥通宇前身),现任中奥通宇董事长、总经理。刘向飞、刘菊芬两人目前也在中奥通宇任职,其中刘向飞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刘菊芬任董事、副总经理。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侃股 Stock talking

要平常心看待股东减持

董亮

三连板后东港股份2月8日盘中一度跌停,对于下跌的原因,部分股民归咎于董秘刚刚披露的一份减持计划。但东港股份的股价真的是被这折合市值不足25万元的减持计划吓崩的吗?可能也未必。A股股民对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还是显得太过敏感。

按照东港股份2月7日晚间披露的公告,公司董秘拟减持不超2.2781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仅为0.0042%。以2月7日收盘价10.9元计算,对应的减持市值约为24.8万元。对于披露公告前三个交易日日均约4.8亿元的成交额来说,这样的减持金额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减持还没落地。

不过,部分股民还是习惯性地吧2月8日股价的大跌原因推到了董秘身上。在他们看来,公司层面股东的减持统统都是大利空,董监高的减持金额不分大小,都是对公司未来业绩不看好的表现,这才导致了众人踩踏出逃压垮股价。

通常而言,股东减持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肯定算不上利好,但也绝对没必要把股东的减持“妖魔化”。除了个别大股东不负责任地持续减持或者违规减持以外,对于绝大多数股东的减持行为股民还是应该平常心去看待,不能成了惊弓之鸟,一看到减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跌停板挂单忙着清仓。

在任何一个资本市场里,减持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交易行为,正所谓有买就有卖,只不过如果卖出的对

象是大股东,投资者会格外敏感。就拿东港股份来说,日常交易中卖出金额超过25万元的散户大有人在,谁会特别在意这些减持呢?只不过就是因为减持的身份换成了董秘且提前进行了预告,股民才会格外关注。

有些股民之所以做不到对股东减持平常心,归根到底是因为对所持标的的心里没有底。

无论是贵州茅台还是比亚迪,这些大牛股在上涨的途中都曾无数次要遇到过股东的减持情况,但长期持股的股民早就习以为常。那是因为这些绩优股有真正的业绩打底,较强的安全边际给了股民平常心的底气,对于常规的减持行为,他们会关注,但不会过度解读,更不会搞什么拉高股价只为特定股东减持的“阴谋论”。

再回到东港股份,2月3日-7日的三个涨停板本来就有些无厘头,有人说炒的是Web3.0概念,有人说炒的是人工智能概念,但从公司披露的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来看,公司自己都不知道市场在炒什么,连公司都不知道,跟风炒作的股民可能就更不知道股价飙升的原因了。如此看来,这种无厘头的炒作本身就显得底气不足,随着市场炒作情绪的降温,很可能即便没有董秘的减持公告,东港股份的股价也会出现大幅调整。

因此,股民要想做到对股东减持平常心,就必须要对持股标的的知根知底,只要在自己认知的合理范围内,平常心对待就好。